

96 年人文教育革新中綱計畫

子計畫三 人文領域人才培育國際交流計畫

【補助類型-海外專題研究】

【邊界、邊緣與變遷：馬來西亞的族群研究】

期末成果報告

指導暨補助單位：教育部

指導單位：教育部顧問室人文領域人才培育國際交流計畫辦公室

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計畫主持人:王梅霞

執行日期：2007.08~2007.12

中華民國 97 年 01 月 20 日

目 次

一、計畫名稱與目標	3
二、執行情形	4
三、經費運用情形	5
四、執行成果分析與檢討	7
五、結論與建議	13
六、引用文獻	14
七、附錄	15

一、計畫名稱與目標

邊界、邊緣與變遷：馬來西亞的族群研究—以拿督公信仰為例

拿督公是一個結合華人神明信仰與馬來人祖靈崇拜的特殊現象。『拿督公』一詞本身便蘊含豐富的意義。可以分為『拿督』與『公』兩個部分。拿督是馬來文 *Datuk* 的福建音譯，原意是指祖父，但是也可以是指德高望重的長者的尊稱，而且在目前的馬來西亞還是一種爵位稱號。巧合的是福建話當中的『公』幾乎有一模一樣的意義，福建或者閩南話中，也用以表示尊稱。換言之，『拿督公』是一個由具有相同意義的兩種語言組成的複合詞，這也標示著拿督公在族群身份具有某種雙重性的意義。

作為神明信仰的一個分支，拿督公不僅反映出當地華人對於馬來族作為社會主流族群的想像與禁忌的傳承，也反映現實社會中的族群關係的矛盾和隱含的邊界。本文是將初步的觀察與既有文獻做比較，並以一個位置特殊的聚落作為個案，希望能夠從既有的研究上提出新的問題和觀點。

二、 執行情形

計劃執行時間為 2007 年 8 月至 12 月，在計劃執行期間共前往馬來西亞兩次，分別是 2007 年 7 月 4 日至 8 月 14 日共 40 天，以及 2007 年 11 月 14 日至 26 日共 14 天。

過程中走訪的西馬多個個城鎮，包括新山、古來、昔加末、芙蓉、吉隆坡、巴生，觀察該地拿督公的廟宇以及祭拜行為。過程中發現拿督公被當地華社被賦予不同的形象，並且以多樣的面貌出現。

資料收集部分最主要是來自與當地居民的訪談，受訪者包括華裔以及馬來裔居民，廟宇負責人員等，另外祭祀拿督公神龕以及神像也在得到相關人士允許後照相作為資料的一部分。此外，也於位在雪蘭莪州的華社研究中心、馬來亞大學，以及位於吉隆坡的國家圖書館收集研究材料。

四、 執行成果分析與檢討

研究背景：馬來西亞的族群與信仰

馬來西亞是由十三個州以及三個直轄區組成的聯邦，是一個多元族群的現代國家。除了自殖民時期就被分出的三大族群，馬來人、華人以及印度人分布在各州之外，還有居住在北邊泰裔，在馬六甲有葡萄牙後裔、土生華人、以及十來族的原住民族群等。

由於多元族群的緣故，馬來西亞的宗教也呈現複雜的原的情形，在其中可以觀察到同族群信仰的交互影響與融合。除了憲法規定馬來人必須信奉伊斯蘭教之外，其他族群皆享有宗教自由。其中最廣於華人社會熟知的是又稱華人宗教的神明信仰，也就是相信有各種神明存在同一空間，神明擁有強大的力量可以預知未來或是消災解厄。信徒可以透過祝禱或是乩童與神明們溝通。由於馬來西亞的國家原則要求人民必須有宗教信仰，這種民間信仰時常被納入廣義的佛教系統或道教等官方認定之正統宗教系統之下，而實際上這種民間信仰也一定程度混雜了儒家、道家以及佛家思想。當地華人在被問及宗教信仰的時候，常會說自己是『拜神的』，以和『去教堂的』基督宗教信徒做區別。

神明信仰與伊斯蘭教以及基督宗教等一神宗教有幾處顯著的差別。首先是不具有排他性，也就是說這是一種多神信仰。信徒認為掌控超自然力量的神明有無數個，他們各有不同的專長和象徵意義，可以透過乩童的身體與人溝通。其次是此信仰模式通常以地區或籍貫為基礎，因此也會成為某籍貫的集體認同基礎或是身份象徵。例如法主公（張公聖君）主要是福建永春人在祭祀，清水祖師則為福建安溪人所供奉，三山國王是客家人的主要守護神，而廣東人則會祭拜金花夫人等等，此外還有與地方歷史有關而發展出的神明如仙師爺¹以及三寶公²等。這種地域性的神明信仰的日常行政與儀式，也多是由在地居民自願參與或是透過神明選擇組成理事會，很少有跨國的或是固定及正式的組織。

¹仙師爺吉隆坡坡開埠功臣甲必丹葉亞來的結拜兄弟，原名盛明利的仙師爺是芙蓉的甲必丹，他去世後葉亞來在吉隆坡為他立碑記念，隨後發展為今日的仙師爺廟。

²，三寶公為明朝七下西洋的鄭和在神格化之后的尊稱。

從 Datuk Keramat 到拿督公

Keramat 一詞有物質性和非物質性的兩層意義 (Cheu 1998: 33)。原意是指穆斯林聖賢陵墓，延伸為原本是指在伊斯蘭教中對聖徒陵墓的崇拜行為以及聖靈所擁有的神秘力量。這種祭拜聖賢陵墓行為傳入馬來半島後與馬來民間的傳統信仰結合。馬來人相信聚落開拓者或村中長者的靈魂會寄身於其陵墓、或是石頭、土丘、大樹，或是化身為動物如虎、蛇、鱷魚等等。好的祖靈會守護村子的安寧，因此馬來人對於上述的物件和動物都不會任意毀壞或撲殺，並將這些存在於自然界中的祖靈尊稱為 datuk keramat，且以鮮花、檳榔、桫欏、烟草与水果為貢品，以及蠟燭祭拜之。除了馬來人，同樣是南島語族的雪蘭莪州原住民 Mah Meri 人也認為特殊的土丘（通常是蟻丘）出現象徵祖靈到來。但是隨著 80 年代的馬來西亞受振興正統伊斯蘭運動影響，年輕的穆斯林知識分子強調應當尊崇伊斯蘭教義當中阿拉為唯一真神，使得馬來人漸漸放棄這個習俗。³

拿督公的祭祀便是從馬來社會對 Datuk Keramat 的祭祀演變而來，在馬來人日漸放棄祭祀祖靈的同時，神明信仰中的多元性與包容性，讓華社順利接收且將 datuk keramat 轉換為神明信仰系統下的一元——拿督公。Rashid & Karim 在 1984 年的民族誌便有觀察到一個 Keramat 崇拜在馬來漁村與華人漁村之間的交互轉換的現象。位於檳城的某個馬來漁村的居民原本長期供奉一個被認為有強大力量的海神 Pak Hitam（直譯為黑伯父）以祈求航海者的平安，但是在伊斯蘭宗教司和政府官員的壓力下漸漸放棄祭拜，而附近的華裔漁民由於忌憚 Pak Hitam 的威力而在馬來漁民放棄之後繼續祭拜。這也形成馬來漁村發展出作為祭祀 Pak Hitam 的中介以及提供符合伊斯蘭法 (halal) 的食物作為供品的新興行業。

周福同和陳志明的研究都指出最早將 karamat 祭拜行為與神明信仰結合，且開始使用『拿督公』這個語彙的是馬六甲的土生華人 (Cheu 1998: 35、Tan 2004:)。除此之外，早期祭拜拿督公的華人多是工作性質與山林接近者，例如需要入山伐木的木材加工業者。這是因為沿襲馬來人相信拿督公是某個馬來傳統領域的守護

³ 在馬來西亞，穆斯林與馬來人這兩個身份受憲法規範無法切割，對馬來人而言，強調伊斯蘭認同就等於強調馬來族認同。加這牽涉馬國以種族為基礎的社會資源分配問題，因此無論是自願或與否，馬來人往往必須放棄一些不符合伊斯蘭教義的傳統文化風俗，如祭拜 datuk keramat。

／管理者的想象，以及結合華人對土地神、山神的既存概念。如同在南部一位報導人所說：『早期拿督公是上山的人拜的，因為我們華人的習慣就是入山要拜地主，這是馬來人的地方啊，所以是拜他們的地主。』

現在都市中一般所見拿督公皆是被安置在路邊、樹下，建築工地、或者大石旁的小廟或是小神龕中。並非所有拿督公都有神像，有的只是露出地表的石頭或是大樹下；有的只有牌位。必須指出的是用牌位或是神像將拿督公具體化的也只有華人，馬來人在祭拜 datuk keramat 沒有設立標識物的習慣。

田野中所觀察的拿督公神像形象也相當多元而且不固定，顯示創造者對馬來人（穆斯林）的想像將會直接投射在拿督公的神像上。一般拿督公的神像是著馬來長衫與沙龍，但也有著西裝者，頭戴 songkok（一種馬來式圓帽）或是哈芝（Haji）⁴軟帽；大多數拿督公仿造大伯公的形象有著白胡須，但也有黑須以及八字胡。拿督公神像大多手持金元寶或是叫做 keris 的馬來短曲劍，也有手持拐杖。有些拿督公被塑造成黑面或青面。神龕的樣式也很多元。有的很中國式如同福建人祭拜天公的神龕，也有些刻意仿造馬來甘榜（甘榜是專指馬來村落）中的干欄式建築。（見圖）至於供奉拿督公的供品，除了一般比較常見的水果如橘子、黃梨、香蕉之外，還可以約臺幣 10 元的價格在雜貨店購買現成的『拿督料』，其中包括煙絲、乾燥的檳榔片、桫欏、酸柑，以及甘文煙（一種圓盆狀的香）。現有的民族誌材料則指出有些信徒會以黃姜飯以及咖喱雞等馬來食品祭拜拿督公（DeBernadi 2004, Goh 2005, Lee 1983）。

據 Cheu (1997) 指出，自 70 年代以降，都市中的華人以及中小企業，開始出現大規模的祭拜拿督公，而信徒們相信拿督公可以保佑他們在高風險的投資活動中（如商業活動或是購買彩卷）免於虧損，也有很多信徒會向拿督公『求真字』，也就是索取四個號碼以購買類似四星彩的博彩。由於求真字的行為被一般華人社會認為是非正式的取財之道，是所謂的偏財，因此除了土地神與山神之外，拿督公還被認為是偏財神以及風險保護者。從向拿督公求偏財這點延伸，DeBernadi 則認為她某些報導人根本是把拿督公當作是華族以外鬼魂的總稱。從能祭拜儀式以及形容這個祭祀行為的語言（如使用『衝到拿督公的東西』）便能清楚區分，拿督不過是對陰魂的一種尊稱（2006：179）。

⁴ 哈芝（Haji）是賦予曾經去過麥加朝聖的男性穆斯林之尊稱，女性穆斯林稱 Hajiah。

Goh (2005) 則透過對 90 年代檳城 20 家建築發展商祭拜拿督公的行為，指出建商由於在開發土地的過程中『逾越并改造屬於馬來—穆斯林超自然力量監護的空間地景』(p. 310)，因此不得不祭拜以祈求原諒並且維持工程順利以及投資獲利，更進一步認為這過程其實是馬來西亞華、印移民後代與馬來族之間複雜的政經權力關係之隱喻。他認為這不只意味華社及受接受並承認馬來族群在這塊土地上具有主導的權利，也必須被解讀為華人試圖調和他們的存在感以及對於一個多種族國家的歸屬感的欲望 (p. 317)。

我認為 Goh 的說法相當程度上是正確的，華人在一定程度上祭拜拿督公有一種向無論是代表政府或者皇室的馬來勢力妥協的意味，同時也藉由『收編』keramat 來強調自身對馬來西亞的認同不等同要在文化上被完全『馬來化』。下一段分析的是除了上述這些理由之外，結合文獻田野資料拿督公信仰還可能在族群邊界的界定上反應出的其他意義。

拿督公與族群關係

Datuk Keramat 與拿督公要和信徒溝通都必須透過一個媒介，但不同之處在於唯馬來巫師 (pawang/bomoh) 可以和 datuk 進行交涉，而拿督公可以透過專屬的乩童直接和一般民眾對話。DeBernadi 指出乩童的儀式展演本身已經是一種族群邊界的強調與區隔，同時福建方言的使用也是對於華人移民身份的一種提醒 (2006: 8)。除了乩童的展演，拿督公信仰的物質表現其實是個隱性的制造差異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反而更清楚地強調出族群之間的邊界。而差異并以尊重、禁忌為名被強調，讓族群邊界被固定，流動和變遷變得不容易。

祭拜拿督公的形式與供品完全是仿照祭拜其他神明，也是點香枝為主。但是在般的香枝以外還會使用甘文煙，這個是唯有在祭拜拿督公的時候才被使用的。另外，從好幾個馬國北部 (檳城) 的民族誌當中 (如 Lee 1983, DeBernadi 2006, Goh 2005) 都有提到黃姜飯和咖喱雞被用來當作供品，並強調食物通常是由馬來人準備。在食物的選擇上，反映出這是華人想像中的馬來人對食物的偏好。事實上黃姜飯並非馬來人的日常主食，與其說這因為是馬來人的料理而供奉給拿督公，不如說真正的意義在於，黃姜飯的鮮艷黃色可直接區分那『不是』華人的食物。

其次，拿督公是不會被請進家中的神明。就算有些地區幾乎每戶都在拜拿督公，可是拿督公永遠都被安置在室外，不會成為家神。而且拿督公也不曾被發現和源於中國的神明共同被祭拜。拿督公廟除非獨立，否則皆以附屬的形式被設立在偏殿。雪蘭莪州（馬國中部）一名參與某媽祖廟宇事務的男子表示，這是因為拿督公是陰神，管理的是地上的事，層次和天神不同，因此不能和天神並列。但是拿督公屬陰神與不會被安置在家中并無絕對關聯，因為有些人還是會將大二爺伯安在家中祭祀。也許這因為拿督公始終是個異族？

另外，從乩童所占演出的拿督公特性，以及供品的使用，也都反映出地域性的差別，而這個差別也可能是與現實生活當中的族群互動有關。Lee 清楚記錄了1981 在檳城三個乩童被七個拿督附身的儀式過程。根據他的說法，那七位各自有鮮明的個性，乩童以不同顏色的頭巾來表示不同的拿督公降臨。DeBernadi（2006）同樣也是在檳城觀察過以顏色為名的拿督公降乩過程。值得注意的是，位於馬國北部的檳城是馬來西亞少數以華人為主要居民的州屬。本次的田野過程中沒有機會見到拿督公降乩，但是在南部的觀察和訪談當中，沒有報導人指出有以顏色為名的拿督公。而且馬國南部最大的都市一新山並沒有聞名的拿督公廟，新山恰好相對於檳城是一個族群分布高度復雜的都市。地區性的族群分布比例與互動是否會影響到該地拿督公信仰的發展以及拿督公的形象，下一節五條港的例子提供了一些線索，但進一步的分析則需要與其他州的田野資料進行比較。

個案研究—拿督公在五條港

五條港位於雪蘭莪州吧生的吉膽島上有百餘年歷史的華人漁村聚落。根據當地報章記載，最初的華人移民是發現附近海域有大量魚蝦開始遷移到該地。目前當地人口約有 400 人，絕大部分都從事漁業。全村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祖籍福建同安的華裔，在都市中族群混居的情形在這裡也不存在⁵。

在地理環境上五條港的特別之處在於該地位處紅樹林沼澤地帶，沒有可供耕作的土地，全村的房子都是以架高的形式建立。五條港的歷史發展和馬來西亞其他地方很不相同，由於地處邊陲而且沒有稀有資源，馬來西亞歷史上幾件影響族

⁵ 但是近年來隨著青壯人口外流，外勞逐漸增加作為海上漁業的勞動力來源。

群關係甚巨的事件⁶，也幾乎沒有對五條港造成顯著的影響。近代國家權力的進入與干涉也是相對緩慢於馬來半島許多。村子是一直到了1994年才有政府提供的自來水，而電力早期也是由私人公司提供，最近政府才在五條港開始建立發電站（但也並非提供五條港電力而是供應幾公里外的另一個聚落）。

有趣的是，在這個單一族群與經濟活動相似性很高的村子裡，卻幾乎是每家每戶都在門口安置拿督公的神龕，此外村中還有兩間⁷專屬於拿督公的廟宇。這與在其他地方觀察的情況很不相同。其他地區通常不會每一家都在門口安置拿督公，而通常是在住宅區的某個角落或是附屬於廟中。

當問及村子何時開始祭拜拿督公時，年逾八十的報道人回憶是自小時候村子裡就有在拜『拿督』（也就是說至少有近80年的歷史），但是當時是以到樹林里砍一根樹枝回來插在屋旁祭拜，並沒有具體的神像，當然也沒有神龕。另一位居住在村北拿督廟旁的四十余歲村民則肯定拿督公作為一個守護神的角色。她表示『拿督會拉著掉下去的小孩。』這是由於村子的結構特殊，因為高腳村落的生活面下是軟泥淤積的潮間帶，村民習慣將廢棄物往下拋擲，在屋子下有許多支撐柱和，若小孩意外墜落時撞擊到這些雜物便可能有受重傷的危機。言下之意是拿督公顯靈保護小孩避開這些危險。

Cheu (1998) 認為拿督公是從事高風險事業的保護者的說法也許可以，但不能夠完全解釋為這個現象。討海雖然是具高度危險性的工作，但是拿督公並非出害人主要祈求平安的對象。而Goh的族群政經關係隱喻說似乎也無法套用在這個例子中，因為這裡不存在族群之間的政治以及經濟競爭關係。究竟是什麼原因讓拿督公在這個村子這麼普及，是單純的歷史偶然還是有深層的結構性因素，還必須等待更長期深入的田野工作。

⁶ 指1948-60為抵抗以華人為主的馬共，馬來亞宣布進入緊急狀態，華人被迫遷移並被集中管理；以及1969年5月13日爆發的種族流血衝突。

⁷ 不包括附屬在大廟之下的拿督廟。

五、 結論與建議

宗教是因應社會需要而生，拿督公的信仰和祭拜展現出馬來西亞跨文化的創造與發明。這個信仰反映出族群之間的互動以及隱含在背後的不平等，協商以及社會記憶等多層次的意義。研究發現拿督公作為神明信仰的一個分支，同時也具有反應族群邊界的意義。過程中不僅反映出當地華人對於馬來族作為社會主流族群的想像與禁忌的傳承，也反映現實社會中的族群關係的矛盾和隱含的邊界。

拿督公身份的多重性質，他可以是神也可以是鬼，端看信徒是用什麼心態去面對。而信徒更在意的是拿督公能夠解決他們的問題，則呈現出神明信仰中的實用取向。不同地區的華人社群發展出不同的拿督公祭拜形式以及對拿督公的詮釋，可能與當地族群互動有密切關聯。因此，本文主張祭拜拿督公的過程并非是一種融合，當中仍是不斷透過物質上的區隔例如食物、甘文煙香的使用，來強調彼此之間的不同。從田野經驗發現這個傾向在華人集中的地區會尤其明顯。因此推測透過拿督公信仰當中結合伊斯蘭禁忌的實踐，華社事實上是在傳承一套對於馬來人這個主流社會族群的印象和態度，同時也是強調彼此之間的差異以及相處時應該注意的事項。

這是本計劃就所收集材料做的一個很初步的分析。本計劃只是個開端，在實際的田野過程中其實發現了許多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因此事實上與其說是回答了問題不如說是拋出了更多問題。文中提出的論點和概念都還需要更深入的田野觀察和分析來支持，因此貫時性的田野工作以及多點式的田野調查是繼續研究這個議題所不可缺少的。

六、 引用文獻

Beng-Lan Goh

2005 Malay-Muslim spirits and Malaysian capitalist modernity: A study of keramat propitiation among property developers in Penang. *Asia Pacific Viewpoint*, 46:3 , pp307-321

Cheu Hock Tong

1998 The Sinicization of Malay Keramats in Malaysia.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71(2): 29-61

Jean DeBernardi

2006 *The way that lives in the heart: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 and Spirit Mediums in Penang, Malays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aymond L.M.Lee

1983 Dancing with the gods: A Spirit Medium Festival in Urban Malaysia. *Anthropos* 78.

Rashid, M.R & W.Karim

1984 Ritual, ethnicity, and transculturalism in Penang, *Sojourn*3(1):62-77

Tan, Chee Beng

2000 The religions of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in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Tan Chee-Beng, Lee Kam Hing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八、附錄：田野照片選



圖片說明：

左上：沒有神像，只有牌位的拿督公庭。（攝於柔佛州古來萬仙廟。）

左下：沒有神像，只用石頭為代表的拿督公。（攝於柔佛昔加末廣西村內。）

右上：民宅的拿督公神龕，模仿馬來傳統建築型式。（攝於雪蘭莪州巴生五條港。）

右下：民宅的拿督公的神龕，用的是一般祭拜天公的神龕。（攝於雪蘭莪州巴生五條港。）



說明：三尊拿督公都手舉馬來曲短劍(Keris)，身著沙龍及馬來長衫。左邊及中間的拿督持元寶，而右邊的拿督拄著拐杖。至於為何有青面以及黑面的造型，目前還沒得到答案。注意上方有類似阿拉伯文的咒文（攝於雪蘭莪州瓜雪十五支天后宮內。）



兩側有侍衛的拿督公。（攝於雪蘭莪巴生吉膽島。）



有信徒用鮮花以及小型龍香龍香供奉的拿督公。(攝於雪蘭莪州巴生五條港的拿督廟內。)



祭拜拿督公不可缺少甘文煙(kemayan)，照片前方的杯狀物便是燃燒甘文煙的器具。右邊的拿督身著西裝並打領帶。(拍攝地點同上圖。)



常見的拿督公神龕型式，右方為福建人祭拜天公的天公亭。（攝於森梅蘭州芙蓉市區某商場旁。）



拿督公的乩童正在提供信徒服務（翻拍自雪蘭莪州巴生五條港九華壇。）